

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

侯官陳喬樞學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四

皋陶謨第十五

今文尙書二

日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史記夏本紀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
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謨明輔和禹曰然
如何

案段玉裁云信道其德謨明輔和卽允迪厥德謨明

弼諧之詰訓也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倒之宜爲訂

正

白虎通聖人篇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
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
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
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
施象刑維明

案尚書正義引鄭康成云以皐陶下屬爲句江聲曰
稽古之義爲同天惟天子爲有是稱皐陶雖聖人不
可以同天目之故鄭讀古字絕句蓋古書或以與若

稽古發篇逸周書武穆解然也賈馬順考古道之訓
於此乃爲克當也然則此曰若稽古雖與堯典同而
鄭君句讀固與堯典文異矣喬樅謂鄭以臯陶下屬
爲句此古文尙書說也今據白虎通引書曰若稽古
臯陶是今文家說不以臯陶下屬爲句此今文古文
之句讀不同也詩周頌譜正義引中候適雒貳云曰
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尙書中候十八篇皆今文
尙書家說也

又曰聖人皆有表異臯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
於人情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

生也

淮南修務訓臯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案据淮南子云臯陶馬喙則白虎通鳥喙當是馬喙
之譌又据論衡骨相篇云臯陶馬口在經傳者較著
可信益足證此鳥字之當作馬也史記載范蠡言越
王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則鳥喙非
聖人之異表矣

論衡問孔篇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
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
著明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昔堯含感而臯陶謨

又崔寔傳寔政論曰自古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
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
而殷周用隆

臯陶曰於慎厥身修思永敦序九族庶明亮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俞

史記夏本紀臯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庶明
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

案高字疑爲亮之譌堯典曰惟時亮天工史記作相
天事亮之訓相本爾雅釋詁庶明亮翼卽庶賢輔相

之誼亮字戴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亮明也从几
从高省亮从高省轉寫者譌為高字以形近故耳今
文亮翼訓為相翼古文厲翼訓為作翼誼竝相近厲
作之訓亦本爾雅釋詁也

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
而天下治

說苑君道篇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
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王恩不流化澤不行昔者舜左
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漢書是錯傳錯對策曰古之賢王莫不求賢以為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臯陶而爲百王祖
惇敘九族

漢書王莽傳書不云乎惇敘九族

國語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韋昭注曰訓典五帝之
書也族類謂若惇敘九族

案敦與惇古通爾雅釋詁云惇厚也禮記樂記注云
敦厚也訓誼竝同內則惇史鄭君詩箋引作敦史樂
記敦和釋文本作惇和是其驗已序敘古書竝通

中論貴驗篇禹拜昌言

三國吳志三嗣王傳評曰昔舜禹之德猶或矢誓衆臣

予違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

禹拜讜言

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云尙書曰禹拜讜言

案此所引尙書據三家今文也段玉裁曰古文尙書作昌今文尙書作黨僞孔傳釋昌爲當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李登聲類曰讜言善言也孟子趙注引尙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尙書作讜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尙書耳讜逸周書作

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盧氏召弓曰黨讜古字通
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註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
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廷
忠讜後云對策嘉讜可見漢人黨讜通用蓋古只作
黨後人或加言旁是以許君不收而李登吕忱乃收
之古昌黨音同如閭闔子雲賦作闐闐鼓聲不過閭
閭卽鑿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
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日从日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
昌本字黨假借字也喬樞謂段說甚允以愚攷之作
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尚書但作昌

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
可登此歐陽尚書之同於古文者也

敦敘九族庶明厲翼

三國蜀志先王傳先王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
族庶明厲翼○裴松之注引鄭元曰庶衆也厲作也敘
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

又先王表於漢帝曰昔在虞書敦敘九族周監二代封
建同姓

案尚書正義本作勵翼偽孔傳以勉勵爲訓正義引
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

輔翼之臣與孔王不同三說分爲二體非是古者勉厲砥厲皆作厲字無作勵礪者故說文厲訓阜石此砥厲字也引申之爲勉厲道鄭王皆治古文尙書鄭之解詁異於王肅蓋參用今文家說也觀先王偁虞書作敦敘九族庶明厲翼知三家今文尙書亦有作厲字者與昌言之或作讜或作昌同也又攷國語楚語云武丁得傅說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是以賢臣爲砥厲之義也賈逵嘗注國語其作古文尙書訓當卽用國語作礪爲訓王肅之註解殆亦本諸賈逵知鄭君訓厲爲作是用今文家說者攷爾雅釋

卷二
詰厲作也鄭注引穀梁傳曰始厲樂矣穀梁亦今文
之學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
人則慙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慙而惠何憂乎驩
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史記夏本紀臯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
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
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案江聲云而當爲耐據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

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正義云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喬樞謂尙書正義引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其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据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壬卽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其工也論語學而篇巧言令色鮮矣仁包咸注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

顏色與史記訓合孔王猶言其佞莊十七年經鄭瞻
自齊逃來公羊傳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
佞人來矣是其義已

淮南修務訓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
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
人

又繆稱訓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
於內感應動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
服

鹽鐵論論誹篇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
災堯猶憔悴而不能治得舜而九州甯故雖有堯之明
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

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
事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
之不失矣

論衡定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
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
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者誤也

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又答佞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之有

白虎通封公侯篇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王莽傳書曰知人則哲

後漢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知惟帝難之信哉斯言

案桓榮傳言榮授明帝尙書是顯宗習歐陽氏學此引知人則知與史記文同皆据歐陽尙書經也

又楊秉傳秉上疏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又順帝紀永定六年詔曰書稱安民則惠

又左雄傳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邊讓傳讓章華賦曰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序庶績咸熙

皋陶曰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
曰如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其亂而敬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章厥有常吉哉

史記夏本紀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
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實疆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皋陶曰然於按於卽都也都上
有然則今文尙書多一俞字也江聲曰亦古掖字扶
持也見說文亦部顧野王玉篇云言人掖扶其行有
九德者此切音甚精蓋本諸漢經師舊說與喬樅謂亂

史記作治憲史記作實者攷說文亂从衡从乙衡治也
也乙治之也又心部云憲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
剛而憲史記以詰訓代經文故亂字作治憲字作實
也攷徐廣音義曰一音柔今本音字誤爲作非是應
劭注擾龍云擾音柔馴也可証擾音如手反故徐廣
云一音柔玉篇牛部云擾馴也尙書擾而毅如此据
玉篇則此字本作擾說文云擾牛柔謹也从牛夔聲
又云瓊玉也从玉夔聲讀若柔是知擾之音柔乃古
音矣張參五經文字上曰擾說文也擾經典相承隸
省也段玉裁云此非隸省乃隸變也夔聲憂聲古音

在第三尤幽部是以夔之俗體亦作擾耳

又案史記引此經文亦言其有德今本尙書注疏作亦言其人有德惠棟曰唐石經尙書初刻有人字後刪去段玉裁云據夏本紀云亦言其有德則今文尙書無人字也

又案愿而其古文尙書作愿而恭段玉裁云夏本紀引作其疑本紀是也其讀爲供謹愿人多不能供辨能治人多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其卽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尙書作愿而其勝於古文尙書矣

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曰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
哉

日宣三德夙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史記夏本紀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
亮采有邦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

案古文尙書作浚明釋文引馬云浚大也是古文與
今文字異義異又日嚴釋文云嚴如字馬讀魚檢反
是馬融讀此嚴字爲儼也

尙書大傳曰翊輔也

案江聲云翊假借字也當為翼翼敬也喬樅攷爾雅釋言翊明也郭璞注引書曰翊日乃瘳而尙書作翼日是翊翼古相通假故大傳以翊訓輔知翊卽翼之假借字也

又案振敬古文尙書作祗敬振祗古書通用無逸治民祗懼棗誓祗復之史記魯世家並作振懼振復般庚震動萬民烹平石經作祗動禮記內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皆其驗也

今尙書中候曰俊又在官則醴泉出也

鹽鐵論刺復篇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
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爲卿相其政察察可爲匹夫維綱
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
之任也尙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
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
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論衡恢國篇曰皇帝敦德俊乂在官

中論譴交篇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
之法也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賢

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案父字從艸作艾當亦三家尙書之異文

後漢書張衡傳衡思元賦曰臯陶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父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章嬖倖通庭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父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行包九德

三國志鍾繇傳文帝賜繇五熟釜銘曰百僚師師

毋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史記夏本紀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
事

尙書大傳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
嘗不蕃昌也

亡教佚欲有邦 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
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

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

案亡無毋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消文機謂發動所由也工者功之消文功事也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也王嘉傳引教字作敖當亦三家尙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蕃傳所引不同師古集注讀敖爲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注之音義也

毋曠庶官

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天功人其代之

漢書律厯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又王莽傳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論衡藝增篇尙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眾也毋空眾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尙書庶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潛夫論貴忠篇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自公卿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眞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

又本訓篇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爲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曰尙書無曠庶官

中論爵祿篇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
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苑囿唯仲秋西郊順
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
陶戒舜無教逸欲周公戒成王無榮于遊田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王者乎

案袁宏孝桓帝紀陳蕃上書云臯陶誠舜曰無敢遊
佚敢字疑卽教之誤

又馬巖傳巖上封事曰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案漢儒說此經皆以王者代天官人爲義此今文家說也書正義引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王注亦用今文尙書說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上疏曰書稱無曠庶官

矜矜業業

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

案兢矜聲同此作矜矜業業疑亦三家之異文

天敎有典敎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同寅協其和衷哉

案尙書釋文云有典馬本作五典有庸馬本作五庸
江聲以隸古本爲僞孔所改當從馬融本喬樞謂馬
本有庸作五庸是也天敘有典有字作五非是何以
明之此經下文云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文法與上典
禮二節一例則此句宜作天敘有典矣典常也敕我
五典謂五常也五常卽五性白虎情性篇曰五常者
何仁義禮智信也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
是也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卽此經所云天敘有
典者也鄭君中庸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
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

則智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是其
誼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尙書大傳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史記夏本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
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又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
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
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

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張晏曰用甲兵以師
誅暴亂也○韋昭曰斧鉞斬刑也刀割刑鋸別刑也鑕
體刑鑿黥刑也

白虎通攷黜篇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
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
壽命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本以民不能相治
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其行賞罰
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王刑
不敢曰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又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又胡廣傳史倣薦廣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又應劭傳劭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

政事茂哉茂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勉彊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還至而立有

效者也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

案爾疋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本又作懋亦作忝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攷堯典惟時懋哉釋文云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懋茂以音同通用故兼勉美二韻古文尙書作懋則郭注引書曰茂哉茂哉當是漢人爾疋舊注所引今文尙書之語而郭璞襲用之忝卽懋字之省見說文解字茂哉或作茂才疑亦三家尙書之異文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
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

周禮鄉大夫職鄭注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
自我民明威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

案隸古定本尙書威皆爲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
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云云賈疏申釋其義曰
言天雖聰明視聽旣遠不用自己之聰明用民之聰
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已
之明威用我民之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又詩蒸民
箋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引鄭尙書注云

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好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鄭君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尙書自是當時所立學官之本据此知今文亦與古文同皆作明威也

三國志高堂隆傳隆言書曰天聰明白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興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

案此引作明畏疑是後人依今本尙書改之也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余未
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史記夏本紀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臯陶曰
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白虎通聖人篇臯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

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
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臯陶與帝舜言曰朕
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
改也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襄因也正義引鄭云贊明也襄

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鄭注古文尙書與馬融訓異蓋參用今文家說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

史記夏本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

案帝曰以下馬鄭王本合於臯陶謨謂別有棄稷之篇僞孔本改棄稷爲益稷僞孔傳敘云伏生以益稷合爲臯陶謨復出此篇按孔氏逸書十六篇中有棄稷一篇馬鄭親見之其帝曰以下合於臯陶謨此古

文與今文同者也。僞孔妄於帝曰下分篇名之曰益
稷變亂經文荒謬甚矣。

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禹拜昌言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鴻水滔天浩浩襄山襄陵下民昏墊
予乘四載隨山槩木

史記夏本紀臯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
浩襄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
行乘橈山行乘樁行山槩木

又曰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
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

費於溝澮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權左
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徐廣音義曰橇他書或作絕權一作橋音邛遙反

又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
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集解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權權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
曰山行乘櫟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楬
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抑音意抑
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
作堦堦抑皆塞也毳字亦作橇音昌芮反注以楬子芮

反又子絕反與蕤音同

漢書溝洫志夏書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
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蕤山行則榻以別九州○孟
康曰蕤形如箕擿行泥上如瀉曰蕤音茅蕤之蕤謂以
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
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榻木器如今輿牀人舉
以行也

案四載之說水陸舟車無異山行澤行說多不同史
記夏本紀兩言泥行乘橐山行乘橈河渠書云泥行
橐蕤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蕤山行則榻

尙書釋文引服虔云木橈形如木箕撻行泥上孟康說同服虔尙書正義引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橈或作橈爲人所牽引也今攷說文木部云橈山行所乘者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橈泥行乘輶據說文則應劭所云橈或作橈卽橈字之湑文也江聲曰徐廣史記音義引尸子曰山行乘橈又引曰行涂以輶行涂卽泥行輶則輶之假借也說文與尸子合乃古文說也輶說文云車約輶也蓋是車之有約者可以行涂泥中故澤行乘之段玉裁曰輶橈橋同字橋者輶之轉語橈與輶異

古文說若服虔應劭韋昭孟康如瀉諸注皆本今文
尙書三家之說也

又案說文木部云棗槎識也从木夊闕夏書曰隨山
棗木讀若刊棗篆文从开又云槎表斫也然則槎識
謂表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故史記錄禹貢隨山棗木
作行山表木以訓詁代經文也棗篆文从开則棗乃
古文棗爲今文矣唐衛包奏敕改棗爲刊非是棗之
與刊音雖同而義微異也段玉裁云假令棗刊同字
則刊當傳木部史記以表訓棗是槎識爲尙書古訓
可知刊斲也字不從木非謂斫木卽謂左氏有井堦

木刊之語然不可用左氏改虞夏書又明矣說文稱
隨山桑木云夏書不云虞夏書者稱禹貢非偁臯陶
謨也喬樅謂說文引經先後固不必拘然史記以臯
陶謨載之夏本紀則臯陶謨亦未嘗不可稱夏書蓋
虞夏同科也段既以虞夏爲一科是古文家說而於
說文引隨山桑木又以爲稱禹貢非偁臯陶謨泥矣
故喬樅以爲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古文今文各家之
說蓋皆同也

漢書敘傳述溝洫志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

暨益奏庶稻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叻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貿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立萬邦作父皐陶
曰俞師汝昌言

史記夏本紀與益予衆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剛
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
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

又曰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
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案尙書釋文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艱工間反馬本
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禹
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阨之食授以水之衆鱸

食謂魚鱉也馬鄭皆治古文尙書者而說各不同蓋
參用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古以菜蔬爲艱食白虎
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穀蔬蔬古蔬字鄭以此艱
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鱉
上文與益奏庶鮮食是隨菜所得鳥獸此與稷奏庶
艱食蠶食是決川所得菜蔬及魚鱉也至播種百穀
則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此鄭義也江聲云匙蠶鮮
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據史記云食少依
少誼則字當作匙說文是部匙是少也段玉裁云夏
本紀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此經之暨益奏庶鮮

食也命后稷予庶庶難得之食此經之暨稷播奏庶
艱食也又云與益予庶庶稻鮮食與稷予庶庶難得
之食蓋此經鮮食今文尙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
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喬縱謂五土物生稻宜
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
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旣闕卑濕之地可
以種菽至隨萊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
云與益予庶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
非贍文矣下文經云暨稷播播謂播穀也水患漸平
可以樹藝五穀矣又云奏庶艱食鮮食艱通作根謂

菜蔬根生之屬鮮通作鱣謂魚鱣水族之屬皆所以濟艱阨而助穀食者故史記云與稷予庶庶難得之食也其云食少調有餘以均諸侯又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皆卽質遷有無化居之訓耳艱食馬作根食此馬本古文之異於鄭者鮮食鄭作鱣食此鄭本古文之異於馬者今文尙書艱食與鄭本同鮮食與馬本同江以鮮食屬下質遷有無爲誼謂當作匙食殆不然也

釋名釋水曰水注谷曰溝田間之水亦曰溝溝構也從橫相交構也注溝曰澮澮會也水溝所聚會也川穿也

穿地而流也

案說文《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部》距川言深《部》之水會爲川也又谷部云容深通川也从谷从宀殘地阬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重文濬云容或从水濬云古文濬許君兩引虞書川部所僂据孔氏古文也谷部所僂据三家今文也史記作浚同聲假借字也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而三代因之不變故詩小雅咏之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浚畎澮距川卽盡力溝洫之事

也

又案詩思文正義引鄭尙書注云粒米也艾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鄭本古文作烝民乃粒萬國作艾今據史記云衆民乃定萬國爲治以定字爲立之訓以治字爲艾之訓則今文尙書不作粒字艾字也詩周頌思文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讀立如字與今文尙書合漢書食貨志云萬國作艾又卽屨之消文屨治也與史記訓誼亦合鄭君箋詩讀立爲粒贊書以粒訓米以艾訓養皆據古文尙書家說故不同也又經師汝昌言史記云此而美也

江聲曰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爲斯聲之
誤與喬樅謂江据史記以師爲斯之聲誤於義良允
淮南泰族訓曰禹鑿龍門闢草萊決江濬河東注之海
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因地之勢也

林遷有無 茂遷有無

漢書食貨志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
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棊林遷有無
萬國作乂

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案江聲云買漢書作楹尙書正義本楹下加心皆非
本字說文具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
卽買遷有無徙居卽買遷化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
居積之貨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尙
書曰買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尙書纂傳元吳澄
尙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買遷今大傳未見引此
經蓋明闕逸耳宋元人尙及見故得稱之正與李善
文選注合是可據矣喬樞謂漢書兩引此經一作楹
遷一作茂遷皆買之同聲假借字也師古注云楹與
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

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尙書漢書用夏侯尙書
文字既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
語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夏本紀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
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集解鄭元曰
安女之所止毋妄動動則擾民天其申命用休者天將
重命以美應謂符瑞也

案江聲云直當爲德壞字也据史記作輔德推此文

當爲其彌德而惠字从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而
爲直字猶鄭注檀弓云衣當爲齋環字也按史記云
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若依史記以說此經
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惟
與經後志二字文倒茲順經文爲說宜云動則天下
大應之待志於下于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
民心乃能受天命也喬樞謂惠直古蓋通用易有功
而不置鄭注讀置爲德禮記立容德釋文云徐音置
惠置皆从直聲故古書多相通假說文道惠之惠从
直从心德升之德从彳从惠今皆用一德字而惠惠

幾廢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史記夏本紀帝曰吁臣哉臣哉

三國志魏少帝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

史記夏本紀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明女輔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集

解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

作纘 作會

尙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纘宗彝藻火山龍

諸侯作纘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

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陳氏禮書卷三

又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

赤

隋書禮儀志七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纘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

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次大夫服二次士服一次

禮書

卷一又
卷三

案隋書禮儀志引鄭元議已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又陳氏禮書引鄭注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為黃璫水艸蒼色而以為赤元或疑焉鄭於此經用古尚書說故不從大傳也先大夫曰禮書引尚書大傳而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

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閒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据此虞世基旣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禮書引云子男宗彝藻

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二字誤衍大傳以作繪宗彝四字連讀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云作纁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纁宗彝爲二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糸部云繪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放之則大傳五服亦皆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尙書始云繪讀爲纁凡畫者爲纁與伏許異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黑部云黠沃黑色又女部云媿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已

卷二
看椌謂禮書引鄭注云瑛水草蒼色而以為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瑛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曰瑛火粉黼此據古文也古文作瑛从玉旁知此衣所繡亦為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為貴故瑛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合藻火為一遂并改白字為赤耳

論衡量知篇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

又語增篇經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

文選景福殿賦曰命其工使作續明五采之彰施





案何平叔賦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讀從三家今文之本與服志本於董巴所据尙書亦與鄭君同其希字作絺則鄭君所云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芣芣紕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尙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今本周禮注絺芣字互譌學者多不能辨正尙書正義依附僞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芣輒改希爲絺使從孔本此大非也又按今說文無希字而稀絺晞晞希郗希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

之則希者古文𦉰字也从巾所紕也从彡象繡文也
俗借爲稀少字鄭君讀希爲𦉰是爲以今字易古文
希𦉰古今字也說文當於𦉰下補之曰希古文𦉰字
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納五言女聽

史記夏本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
言女聽之○集解曰駟案尙書滑字作留音忽鄭元曰
留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
內政教于五官○索隱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
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

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
始滑當依今文爲采政忽二字

案段玉裁云習忽古今字小篆作隸變作習說文
日部出氣習也从日上象形籀文作一曰佩也
裴駟所据鄭本尙書作習鄭以笏訓之與說文訓佩
正合至司馬貞所見古文尙書則作忽矣古習忽通
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太子論語仲忽漢表
作中習羽獵賦嚮習如神傳毅舞賦靈轉飄習漢樊
敏碑奄習滅形揚雄傳於時人皆習之是已

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漢書律厯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
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合之
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
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
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
故帝舜欲聞之也

案惠棟云虞羲衍天地之數而作八卦三才五行備
焉三五相包播五行于四時故爲七始治厯律官行
政皆從此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三王
天地人三統也四事四時所行之政也尙書大傳曰

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夏秋冬是也江聲云
尚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注
云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蓋黃
鍾子之氣天統也大簇人之氣人統也大呂丑之氣
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鍾亥
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春用季月冬用孟月者
春陽宜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陰宜陰律仲則
陽律且天統也季則地統故也則是七者亦爲三才
四時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者謂仁義禮智信五者
人之常性也易緯通卦驗注云凡黃鍾六律之聲五

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
而知羣臣賢否故此言其效有如此也女聽者女爲
我審聽之也謂審其六律五聲八音順乎七始與否
也

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
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
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

又敍傳述律厓志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厓
算迺出○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

今本漢書
時字作方

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隋書律厯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
納五言

案漢書律厯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詠字乃訓之誤也段玉裁云隋書律厯志曰書稱叶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用漢志所引書也惟此作訓
不誤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
詠釋詠也且訓與忽於音韻同類文物相爲平入若
作詠則無關涉矣藝文志考因學紀聞皆引作七始
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也尋七始卽七政尙書大

傳唐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夏秋冬夏
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蓋泛
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二十年左傳謂之七
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
謂七器音也當作爲七音器也韋云
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族
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
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
班固孟康劉德又皆以七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尙書
而高帝姬唐山夫人在漢初不必曾受書於伏生是
七始之說傳之有自攷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

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錄十
日十二辰以致之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章
注云八種八音也玉裁按六律七事八種卽六律八
音七始尙書言七政七始傳言七事七音七律實一
物也七字古多假黍爲之如大元經元攤曰運諸黍
政元梘曰梘擬之二黍方言曰秦有黍俗本作
黍娥之臺
廣韻曰秦有黍娥臺今
本方言脫秦有二字王莽侯鈺銘重五十黍斤楊
子棗政字蓋用今文尙書史漢同引今文而漢志作
七夏紀作來來者黍之字誤漢隸黍作來與來之變
體作來不甚別轉寫竟作來字楊氏用修曰史記來

字乃黍字之誤此語殊可信國語防風氏漆姓史記作釐姓此當由釐來古通用來誤爲黍也或問小司馬云史記作來今文作采何以不云今文作黍且小司馬何以得見今文尙書也應之曰永嘉之亂夏侯歐陽書說已亡其經文尙存以漢石經尙存也尙書正義卷二所引夏侯等書四條蓋據漢石經而言其上文云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作烏呼今文尙書作於戲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維亦是親見石

經拓本如此至司馬氏史記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
文作不怡峒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當是作鑊

明都爾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古文尙書作

熒波此及今文並云熒播古文尙書在治忽今文作

采政忽此所引今文數條非能憑臆說者蓋亦石經

拓本有散在人間者小司馬曾略見之然則豈漢石

經作采歟曰非也蓋石經作采與新莽侯鉦銘字同

韓勅碑作漆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似爲采字又以采與

古文尙書在字聲相近此其原委之可知者也七始

卽七政故史漢曰秦始曰七始石經則曰秦政此小

司馬所引今文始作政之原委也至若史作滑漢作
訓小司馬所引石經今文作忽此同一今文而所傳
乖異如此滑音骨亂也與忽同部班作訓順也訓與
忽滑文物相爲平入但其義絕殊矣馬班蔡同用今
文而字殊義殊兩夏侯歐陽說不同所至不一也嘗
謂蔡氏伯喈於魯詩有齊韓字於公羊載顏氏與嚴
氏之異於論語載益毛包周之異猶見於隸釋殘碑
則尙書必載兩夏侯歐陽之異同但無由知其於三
家中所主誰氏所記乖異今一無可攷耳大抵同一
今文而不能無異正不獨今與古之異也至若今文

作七古文作在此不關乎音聲者今文作始古文作
治今文作滑古文作忽此關乎音聲者古文在治忽
則與今文七一作始一作滑一作訓一作義絕殊鄭本忽
作習則又同一古文而字異也

尚書大傳曰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
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
鍾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
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
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以治容貌容
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

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節與尚書大傳同惟狗吠彘鳴作鵠震馬鳴疑當從外傳文爲允

淮南天文訓曰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音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麻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

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

案四方卽四時也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見尙書大傳故漢儒每以四方爲四時宋均此說與劉德孟康說同

白虎通禮樂篇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

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
金曰鐘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
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
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卽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
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
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
也祝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祝鼓簫瑟
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
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
方又曰埴在十一月埴之爲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默

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
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
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
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
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德
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簫者仲呂
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侈也簫也簫者以祿爲
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
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君
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

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祝故者始終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故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故祝始也故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受而已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

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夏本紀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潛夫論明闇篇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爲國之道勸之使諫宜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義也

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

輔弼誠在面從

三國吳志孫權傳權報陸遜書曰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詭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假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僞視其

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
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
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
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

案儀卽疑也丞卽承也直立而敢斷當脫謂之儀三
字廣心而從欲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二句
文法例之可知矣書正義引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
前疑後承鄭用大傳爲訓是從今文說也

史記夏本紀敬輔四臣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

○徐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眾譏屢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

後漢書郅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

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重文遵

云古文撻虞書曰遵以記之

虞書舊作周書非是今爲訂正

案據說文引虞書作遵此古文也然則撻乃今文矣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栢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也此撻以記卽堯典所謂扑作教刑也江聲曰庶頑以下言教國子之事人材出於學

校故因論用人而及教國子之事也惠棟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率教也侯以明之辟雍之大射也廡以記之大學之夏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庸之大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遠方之寄棘也則是皆教國子之事也喬樞案王制多記虞夏商之制文土世子雖周時書其所言亦多有周因前代之禮據稱虞夏商周可見又其學世子及學士皆以樂官與舜之命夔教胄子同是可以證此經矣

又案段玉裁云古文撻从虎未詳唐貞觀時釋元應

衆經音義引古文最多而有邀致無遲疑虎卽支之
誤字本作遼譌爲遼段說良碯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
臣惟帝時舉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誰
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史記夏本紀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

案說文寸部云敷布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云布
同也

尙書大傳皋陶謨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
貢土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

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
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
天子賜以車服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
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
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
貢土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紂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
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紂之一紂少紂以爵
再紂少紂以地三紂而爵地畢○注云適猶得也孽支
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率循也正由也一不適謂三年
時也再不適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九年時言少紂明

以漸也凡十五年

案經先言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是貢士舉賢之事其下卽言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進賢受賞之事故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以明之史記此節隳括大意其詞甚略大傳所述足以補史記之不備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者謂充天之下至於四海之隅草木所生之地極言其廣遠也萬國獻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爾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

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土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土代之。

白虎通攷紉篇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

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

春秋繁露度制篇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漢書鼂錯傳孝文策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勩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懋

後漢書胡廣傳史倣薦廣曰明試以功典謨所美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

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賦內以言○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

潛夫論考績篇曰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澤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曰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案潛夫論引書云云似此經本有兩誰字於誼實爲允當又敢字引皆作能當亦今文尚書與古文之不同也

杜預左傳注曰賦猶取也取內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攷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

案敷賦一聲之轉左傳引夏書作賦內作明試潛夫論引書亦與之合足見古今文皆同僞孔傳本改賦內爲敷納又改明試爲明庶謬矣

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

史記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毋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集解鄭元曰朋淫
淫門內○正義曰此帝曰二字及下禹曰二字尙書並
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
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以此爲帝舜戒伯禹論衡問
孔篇引此文亦以爲舜敕禹又引下文禹曰予娶塗
山云云又譴告篇亦言舜戒伯禹劉向王充引書均
與史記合然則漢人傳習尙書之本皆有此帝曰及
下禹曰字僞孔氏削去之而以此文爲禹戒舜之言
淆亂經文甚矣其謬妄也

毋若丹朱敖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曰毋若丹朱
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
廢興○師古曰敖讀曰傲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敕成王曰毋
若殷王紂毋若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
案說文夨部云鼻嫚也虞書曰毋若丹朱鼻讀若傲
又糸部云絀純赤也虞書丹絀如此此皆据古文也
史記漢書及論衡皆據今文故作丹朱傲也又土部

云塋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
謂之窆虞書曰塋淫于家亦如是此古文假借字也
段玉裁云亦如是者謂虞書塋淫字亦如是誼則不
如是也許君先引春秋傳并及禮周官同誼異文之
封窆而後引虞書明是借塋爲朋不取塋誼也古書
多假借塋爲朋如假狃狃爲桓桓假莫爲蔑假玠
爲好一例喬樅謂鄭所注是古文尙書本而其訓乃
從今文則鄭讀塋字爲朋也又案書正義引鄭注云
丹朱見淇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維維使
人推行之此亦從今文說何以明之論語鼻盪舟孔

安國注以爲陸地行舟此丹朱之罔水行舟孔亦必
以爲陸地行之鄭注則以丹朱爲從流忘反與孔義
異故知爲今文家說也

又案段玉裁云傲蓋本作敖敖虐正承此不當有二
字尙書釋文云傲字又作鼻此本與說文合敖虐陸
讀五羔反則上文敖亦可讀五羔反不得因說文及
別本作鼻而定爲去聲古音鼻亦平聲也說文引虞
書毋若丹朱鼻讀若傲當亦作敖鼻蓋安國以今文
讀之易爲敖字管子宙合篇云若敖之在堯也房注
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引書無若丹朱敖此

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之證衛包乃改作傲字也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

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不子維荒度土功

史記夏本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索隱曰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系本日

塗山氏女名女僑是禹娶塗山氏女號女僑也○正義曰予不子此三字爲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啟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帝繫云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僑是生啟也

案小司馬索隱又云尙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今此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蓋今文尙書脫漏太史公取其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喬樅謂小司馬所據史記本蓋傳寫有舛錯耳宜爲訂正之觀裴駟集

解引偽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作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治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小司馬蓋偶未校讐他善本耳竊謂史記原文當讀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爲句生啟予不子爲句如使史記果作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則徐廣裴駟等必早有辨駁之語豈待小司馬時始覺其不經耶

論衡問孔篇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

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
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案說文屮部云龠會稽山一曰九江窳龠也民以辛
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屮余聲虞書曰予娶龠山此据
古文也史記作塗山據今文也大戴禮帝繫篇禹娶
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僑氏生啟字亦作塗
與史記合皆据今文也江聲曰僑孔本刪去禹曰字
則予創若時下卽接予娶之文嫌予字重叠乃遂改
爲娶于塗山意謂後人可盡欺也賴有說文猶存其
真茲特據以刊正喬樞謂据論衡所引亦作予娶足

証古文今文皆有予字矣許君僉山備存兩說蓋兼採今古文攷左傳哀七年云禹會諸侯于僉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晉語云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卽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僉山爲會稽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杜預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也時代久遠傳聞異辭故兩存之水經曰淮水又東過當塗縣北注云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

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也禹墟在山西南縣卽其地然則今文家之說夫有所受矣正義引鄭注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此亦用今文家說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尙書曰啟呱呱泣也

坳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卽功帝其念哉

史記夏本紀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正義曰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各云海晦也按夷蠻晦昧無知故云四海也

說文卞部卽輔信也从卞比聲虞書曰卽成五服

案段玉裁云言輔信者以其字从卞卞瑞信也从比則有輔義比亦聲也卽成五服蓋壁中本如是弼成五服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商頌殷武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喬樅謂史記每以詰訓字代經文夏本紀云輔成五服輔卽卽之詰訓也今文尙書當亦作卽字卽弼古通漢以後少用卽字遂多作弼耳

五經異義曰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

案鄭注尙書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鄭所云堯之初制從今尙書說也劉淵林吳都賦注亦云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是則古書實有此文今文家之說不爲無據也

鄭又云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
萬里之盼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
七千里要服之弼及荒服荒服之弼去王城五千里
相距爲方萬里此參用古尙書說也周書立政云其
克詰爾戒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
率服是周之幅幘皆禹迹所至職方九服實有萬里
故鄭以禹所輔成五服之殘數爲有萬里之盼也攷
之堯典協和萬邦其幅幘本萬里以洪水爲灾汜濫
者半故有減削水土旣平則亦遂復其舊矣至夏之
衰疆域復減故鄭言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

中國方三千里及周武王定天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乃斥大九州之畝也漢書注引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說亦與鄭同又案鄭注云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五長使各守其職此古文說也僞孔傳則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州十有二師謂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記九州二十七萬庸與鄭義異然據史記云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興人徒以傅土則當禹治水之時所役人功大率州用三萬人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僞傳者與

取其語耳下文苗頑弗卽功謂不受所役之人功如左傳言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宋仲幾不受功是其類也

鹽鐵論地廣篇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大禹將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

案朗本傳言朗以通經拜郎中師事太尉楊賜賜通尚書桓君章句者則朗亦習歐陽之學可知也

淮南齊俗訓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
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乃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
而處之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維敘皋陶旁祗厥緒旁施象刑維明
史記夏本紀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於是敬
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索隱
曰謂不用命之人則亦以刑罰而從之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
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
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屨履也幪巾也使不

得冠飾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
案漢書刑法志云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
說者以爲治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屨赭衣
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
刑安有非屨赭衣者矣據孫卿言云云是以象刑爲
象天道而作刑與尙書大傳說異蓋伏生以前講尙
書者已有此二說也

白虎通聖人篇曰臯陶爲舜陳道又旁施象刑維明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旁
祇厥緒時亮天工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旁祇厥
緒時亮庶功

漢崔駰大理箴曰旁施作明

案隸古定本尚書旁字作方今據白虎通及續漢書
三國志注所引則是今文尚書作旁祇厥緒旁施象
刑矣又崔駰箴所云旁施作明卽此旁施象刑維明
也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
禁民爲非也

又曹褒傳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

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如得全人命而身坐之
吾所願也

說苑節士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
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
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
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
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
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
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
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

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惟明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夔曰拈隔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漢書揚雄傳雄長楊賦曰拈隔鳴球○韋昭注曰拈揅也鳴球玉磬古文隔爲擊

案後漢書馬融傳融廣成頌曰曼擊鳴球載於虞謨馬据古文尙書故與揚雄所用尙書字異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段玉裁曰拈揅也古說皆謂曼擊爲柷敵拈卽曼字揅謂揅敵也隔卽擊字隔謂擊柷也韋

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尙書隔字古文尙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弟十六支佳陌麥昔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尙書韋以隔字難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尙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官韋時尚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古文拮爲憂或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拮或略之今難定也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卽虞書之搏拊玉磬卽鳴球指擊卽夏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卽琴瑟憂字又作指亦如嵇稽蘇三形之比馬鄭注書云憂揲也鄭注禮記云指擊謂柷

敵古說不可易而師古注漢書宋人注書乃騁異說
矣白虎通所據多今文尙書而禮樂篇引書曰曼擊
鳴球不云拈隔蓋如史記以訓釋改易其字或後人
援古文改之耳

尙書大傳曰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
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
亂人聲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注云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
象其德寬和

白虎通禮樂篇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

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
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
淨靜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
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

案周禮太師疏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拊革裝之
以稊又禮記正義引同先大夫曰案白虎通今無此
文疑鼓振以秉卽革裝以稊之譌喬樞謂大傳鐘鼓
竽瑟之聲瑟當作笙亦字之譌也琴瑟皆堂上之樂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儀禮席工于西階上

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是瑟工與歌工皆
在堂上故知竽瑟當爲竽笙之譌也鳴者貴玉聲也
當作鳴球者貴玉聲也傳寫脫去球字耳爾雅釋器
云球玉也經言鳴球是以球爲樂器而有聲者故鄭
注云憂擗也憂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磬
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皆用尙書大
傳義又鄭君注周禮太師及禮記明堂位皆云搏拊
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亦皆本
於大傳也尙書正義云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
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

也椎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曼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
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曼敵以止之釋樂云所以鼓祝
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籛郭璞注云祝如漆桶方二
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令左右擊
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鐻刻以
木長一尺擗之籛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爲止
曼敵之木名爲籛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元
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據正義所云則知今文古文說
竝相同矣

又案段玉裁云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周官太師禮

記樂記謂之拊亦謂之相或倒呼或單呼其制一也

荀子樂論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箏箏似星辰日月鞀柷拊鼙控柶似萬物拊鼙卽拊搏也

史記禮書尙拊膈

索隱本作膈

徐廣曰一作搏膈按拊膈

蓋卽明堂位禮三本之拊搏尙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膈荀卿子謂之拊鼙鼙卽膈字也當是从革鬲聲拊革拊膈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尙書大傳則今文尙書搏拊二字作拊革矣

淮南泰族訓曰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謠南風之詩而

天下治

後漢書肅宗紀建初七年詔曰書云祖考來假

案据此則知白虎通所引祖考來格格字乃後人所改也當本作假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釋名釋樂器曰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附拍之也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堯冀言歌聲如柯也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尙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後漢書禰衡傳曹操與融書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下管鞀鼓合止祝敵笙庸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史記夏本紀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下瑄鞀鼓

尙書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瑄

說文竹部曰管如篴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重文瑄云古者以玉爲之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前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瑄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

風俗通音聲篇禮樂記云管黍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尙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瑄知古以玉爲管後世乃易之以竹

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案風俗通說管六孔十二月之音及引尚書大傳皆與說文合知說文此條據今文尚書說也鄭仲師注周禮小師職亦云管如箎六孔而鄭康成云管如笛而小併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其說特異鄭之所言蓋古文說歟

風俗通音聲篇曰祝謹案禮樂記祝漆桐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祝之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故笙鏞以間

又曰簫謹案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

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案笙庸曰虎通及風俗通皆從金旁作鏞此俗間所改也又簫長一尺藝文類聚引作長三尺

釋名釋樂器曰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所以懸鼓者橫曰篲篲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虞虞舉也在旁舉篲也篲上之版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祝狀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鼓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

白虎通禮樂篇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大章大明天
地人之道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

又曰鞀者震之氣也上應昴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
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
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
有尊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
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
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案陳氏陽樂書曰古人論磬云云故在廟朝聞之君
臣莫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

之長功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尙夫豈在石哉存乎聲而已

鳥獸鷓鴣

說苑辨物篇書曰鳥獸鷓鴣鳳皇來儀

案說文倉部云鶩鳥獸來食聲也从倉斗聲虞書曰鳥獸鶩鶩此據古文也攷尙書大傳虞傳云鷓鴣相從則是今文尙書作鷓鴣矣王鳴盛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虞書鳥獸鶩鶩釋文云本亦作鶩是二字音義同鄭云謂飛鳥走獸鶩鶩而舞也鄭以鶩鶩爲舞者說文云鶩動也動有舞義也段玉裁云鶩者壁中

故書踰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也說文乃言字形之書其字既爲倉之屬則訓之曰鳥獸來食聲也此許之釋字形也說苑辨物篇引作鶴鶴與踰踰同

論衡講瑞篇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

又感虛篇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百獸率舞蓋其實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注尙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徐彥疏云咎繇謨之文也彼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

其肅敬而絳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舞者其秉簫乎

王逸離騷經注曰尙書簫韶九成是也

說文音部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案說文竹部云箛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

箛韶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攷左傳襄二

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箛者杜預注云舜樂賈疏

云箛簫也尙書簫韶九成此韶箛卽彼韶簫也喬樅

謂箛之本義非爲樂名則許所引作箛韶乃簫之假

借字耳白虎通及樂說竝作簫韶公羊疏引鄭注云

簫韶舜所制樂亦作簫字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
簫勺羣慝晉灼注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
伐也皆據今文尙書作簫字段玉裁云簫韶卽韶節
猶拊搏卽搏拊也許叔重音部引書作簫竹部則取
左氏作節古經傳異字顯然淺人必欲改尙書從左
氏非也困學紀聞曰古文作節韶乃宋次道家之古
文也其不足信可見矣左氏一曰象節南籥再曰韶
節釋文前音朔後音簫正義曰賈逵注象節云節舞
曲各言天下樂削去無道以削訓節其於韶節不知
何解竊以爲左氏無簫字節卽其假借之簫字古簫

宵尤幽二部合音最近肅聲宵聲得相通借尙書古文今文皆作簫韶宋均之說當可信也

樂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案呂氏春秋云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論衡云鳥獸之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誠以鐘磬能動千里故感於物而物動况感於人心乎尙書堯典臯陶謨兩篇夔於擊石拊石特重言之蓋猶詩商頌所云依我磬聲終和且平之意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曰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
允諧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詔曰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
貺

又崔寔傳寔政論曰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又班固傳固典引曰是以鳳皇來儀

帝庸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

史記夏本紀帝用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案僞孔傳本改陟爲敕訓敕爲正非是江聲曰據史記述此經曰陟天之命謂陟帝位而膺天命也帝位者天命所在故曰陟天之命斯爲允當矣

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

案僞孔傳本改陟爲敕字蓋本於此不知太史公所謂君臣相敕者敕猶戒也指帝用作歌及臯陶颺言皆君臣相戒之意非此陟天之命之異文也

臯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史記夏本紀臯陶拜手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集解鄭元曰念哉使羣臣念帝之戒

案揚言隸古定本尙書作颺言颺揚古書通用揚大聲也

尙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又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書不云虜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也

又循吏黃霸傳宣帝下詔稱揚曰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論衡驗符篇君明臣良庶事以康

又須頌篇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由此言之臣子當
頌明矣

後漢書伏湛傳杜詩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
王以多士甯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又郎顛傳顛拜章曰三公上應三台下同元首肱肱良
哉著於虞典

又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書歌股肱

又鄧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作歌

又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三台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言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又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盛歌元首之德股肱明良庶事甯康

三國志溫恢傳太祖曰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村恕傳恕上疏曰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理相須而成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夏本紀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乃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

中論審大臣篇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

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睿哲君子措諸
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
其職庶事致其治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
說行矣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叔世之君
求大賢舉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欲與興天和致時雍遏
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
躓矣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
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

體得失同之

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論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興招樂於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注定鐘石論人聲舜始欲改堯樂鳥獸咸變於前謂百獸率舞之屬詢均也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爲成也譏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

禪也

案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
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有十二變而道宏廣于是
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
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殊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
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嗜嗜皆本大傳之文也
先大夫曰執事太平御覽引作報事謗字乃譏之誤
耳

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
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

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旣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

案大傳此文散見諸書所引闕佚不全前後多失次先大夫參訂羣書更訂定之曰御覽樂部引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十七字宜綴於樂曰四句之下蓋所謂歌者卽歌大唐之歌也所謂

明有不世之義卽指堯禪舜而言也儀禮經傳通解
續卷二十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
以丹朱爲尸正說舜受禪事下言百執事咸知王世
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
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
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箎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拔木天
大雷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帝乃
擁璫持衡抗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
見於鐘石笙箎乎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正重贊舞人
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
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
招主人入奏雍也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
孝成皆樂章名大化以下四章皆歌禹之功

案宋書符瑞志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
翔又云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箎未罷而天大
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
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乎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箎乎乃薦禹於天使
行天子事先大夫曰宋書說舜十四年奏樂事甚詳

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符瑞志之爲全採大傳
無疑書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據宋書補之又路史後
紀十二敘舜咨禹而遜位下云鐘石淪笙篳變未及
終天大雷雨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
工伏祝以操雅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人重贊舞人
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
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于帝者尙稽大室唐爲虞
始而狂然訖茲羨于四海誠禹之命敷于四海韶爲
賓而雍爲主人矣尊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略
可見帝乃雍而歌者重篇在鐘石淪笙篳變之下尙有

樂正重贊舞人復綴數語而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尙
稽大室唐爲虞賓一節據文選曲水詩序注乃十有
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雍重篇聯爲一時今詳審文義
納以孝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當接還歸二年而
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爲賓
客以下當從選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通鑑前篇
所引虞夏傳增祀者貳尸一語如此則文從而不紊
矣又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梁禪陳文作
抗首而笑通鑑外紀作枕首而笑尋其文義抗首是
也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
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
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
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
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擁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
四時從今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
不成聽鑿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
八風循通卿雲藪藪蟠龍貢信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
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注云舜旣使禹

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尙者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滿四海也卿雲爛兮和氣之明者也糺纒纒兮教化廣遠或以爲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且復旦兮言明明相代茲或爲諉言和氣應也蟠屈也

案聖賢羣輔錄於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見先大夫曰據此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編引虞夏傳維十有四祀帝

乃雍而歌者重篇卽接云于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
卿雲云云亦失次今參訂諸書所徵更定之如此